

逃避自然？逃避文化？逃避混沌？
逃避人类的动物本性？
这些，
我们都无从逃避！

逃避主义

段义孚

逃避主义

[美] 段义孚 / 著
周尚意 张春梅 /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避主义 / [美] 段义孚著; 周尚意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5
ISBN 7-5434-5685-0

I. 逃... II. ①段...②周... III. 人文地理学—研究 IV. 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776 号

©1998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授权河北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只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书 名: 逃避主义
作 者: [美] 段义孚
译 者: 周尚意 张春梅
策 划: 路殿维
责任编辑: 姜 红 符向阳
装帧设计: 相彩英 姜 红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1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34-5685-0/K · 271
定 价: 28.00 元
合同登记号: 03-2003-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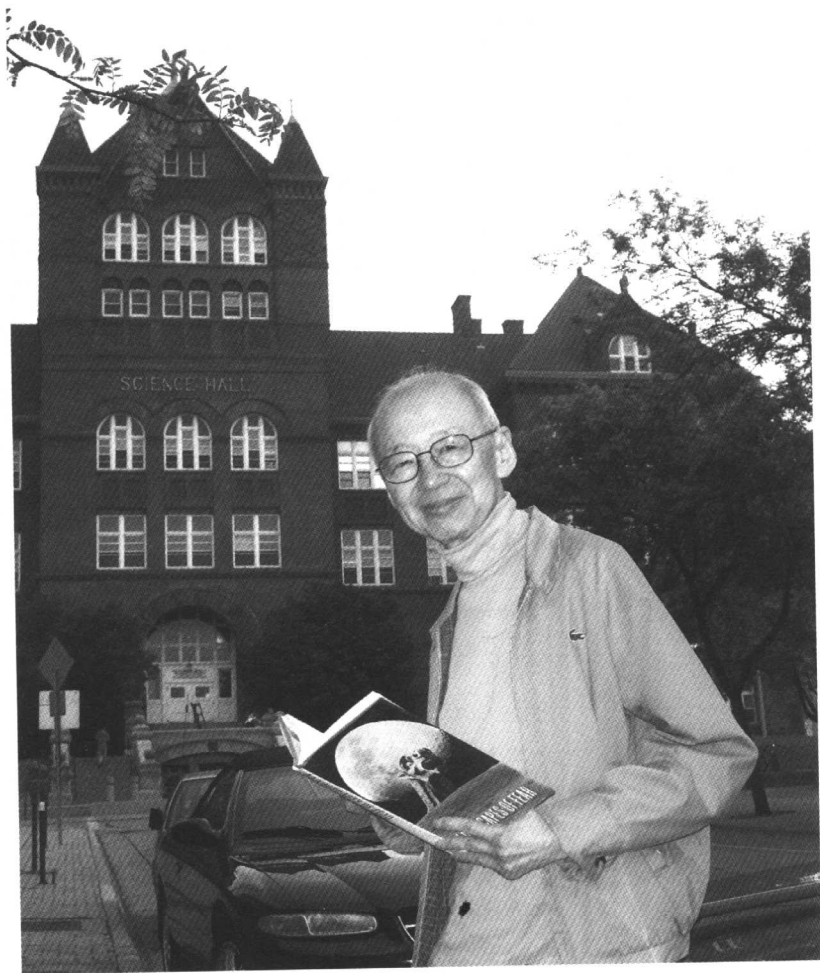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邮购地址: 麦田书友俱乐部 (河北石家庄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050061)

邮购电话: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 段义孚
YI-FU TUAN



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科学大楼 (Science Hall) 前 (朱阿兴摄影)

Other Books by Yi-Fu Tuan

*

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

*

The Hydrologic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

*

China

*

Man and Nature

*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

Landscapes of Fear

*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

The Good Lif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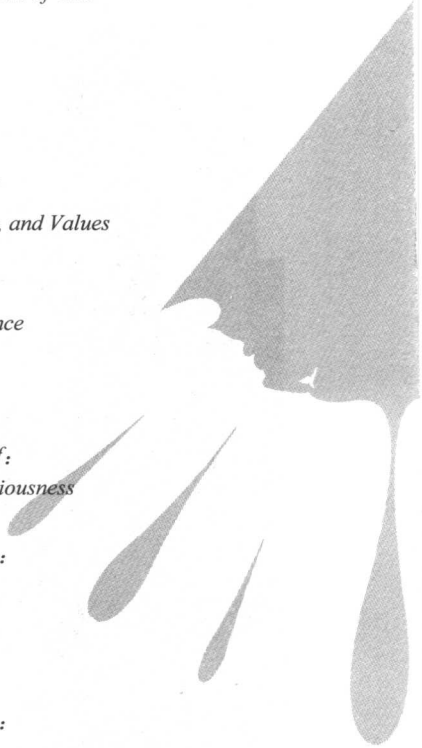
*Morality and Imagination:
Paradoxes of Progress*

*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

*

*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



译者序

1998年以前，段义孚（Yi-Fu Tuan）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还只是一系列抽象的头衔——享誉学术界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等等。1998年我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展出了一本段义孚先生的论文集，封面上印有先生的素描像。从那一刻起，我的脑海中才对先生有了一个具体的印象。

1999至2000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做福布莱特学者。许多国际上知名的地理学大师都在这间大学的地理系里供职，段义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20世纪初叶全球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的芬奇（Vernor C. Finch）、区域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等人的照片一起陈列在地理系的楼道里和公共会议室中。初到麦迪逊时，由于我的邀请者是当时地理系主任罗伯特·奥斯特格林（R. Ostergren）教授，所以我没能马上见到段先生。不曾想第一次见到段先生，竟是在楼道中的一次偶遇。由于在台湾记下了段先生的封面印象，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既清癯又儒雅的老者。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他进行过多次交谈，原本符号化的大师形象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他谦逊和蔼，平易近人，自然而然中，我也随着系里老师的习惯，称他为“Yi-Fu（义孚）”。

学术大师的魅力不仅来自于他儒雅的外表、谦逊的品格，更来自于他敏捷的思维、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义孚经常将自己的随笔复印出来，投到系里各位同人的信箱中，这些随笔成为我研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入门读物。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的主要工作原本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无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却逐渐被义孚的研究深深吸引。

义孚是位多产的学者，其代表作品有：《中国》(*China*)、《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恐惧的景观》(*Landscapes of Fear*)、《撕裂的世界与自我：群体生活和个体意识》(*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逃避主义》(*Escapism*)、《宇宙与家：一个世界公民的视角》(*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等等。南京师范大学网站中的名师风采曾提到，已故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翻译过义孚的《人文地理学》。由于没有见到李先生的译稿，只能根据现有资料推测该书是1983年在台湾印刷的英文版论文集《人文地理学导论》(*Orientation: An Approach to Human Geography*)，这是最早见于我国的义孚的作品。1998年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了义孚的《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该书是被引证最多的义孚的著作之一。这是义孚的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

著作（繁体字版）。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路殿维编审找到我，商议在大陆翻译、出版义孚的著作，恰好我手中有义孚签名的《逃避主义》一书，故推荐给他。这部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有望成为义孚的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简体字版的著作。

在义孚的作品中人们总能体会到他深深的中国情结。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在南京、上海、昆明、重庆等城市住过；十一岁时随全家离开了当时的陪都重庆，去了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菲律宾就读中学；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学士学位，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他曾应邀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的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该大学只邀请在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历史地理学家D. 梅尼（D. Meinig）受过邀请。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还特意提到儿时中国的生活赋予他的长久的感受与记忆。在本书中，人们会发现义孚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先哲与文人的作品是多么了然于胸。

选择《逃避主义》作为义孚第一部中文简体字版的译本，主要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首先，该书能够充分地体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特点。人文主义兴起于中世纪的西方，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业已形成鲜明的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学术背景是，欧美学术界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讨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标志性学术作品便是义孚的文章《人文主义地理学》，该文章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会刊1976

年6月号上。当时义孚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教授。该文章被后续的地理学读本广泛引用，正是这篇代表性的文章使得义孚被学术界公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流派，其研究视角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向性”思维，即不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投向无人的世界，而是将自然作为人类活动的大舞台，自然的意义是由人赋予的。第二个特点是诉诸情感的多样性。情感是主体的感受，它本身是主体性的，作为情感思维方法来说，其关注的重点不是对象本身的特点，而是对象给主体自身造成的种种感受。外在的地理环境（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人们在刻画它们时，其指标不再是统一的，因为人的性格、气质、意志、心境、人生态度、生活期望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每个人的情感世界也不相同。因此，针对同一个客观对象，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指导下的每个研究结论都会有所不同。第三个特点是感悟性。尽管人文主义方法不排斥理性分析和推理计算，但在它那带有诗意般感性光辉的世界中，绝不能“滥用”科学的方法。《逃避主义》一书是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最好的学术读本之一。全书站在“我向”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字里行间渗透着义孚的个人情感、道德观和价值观；所选的图片、原始素材、生活事实等等，都能体现出义孚对自然、对世界的超常的感悟力。其次，该书的文字已经被义孚锻造得炉火纯青。英文原文简练流畅，没有从句套从句的长句，读上去朗朗上口；遣词造句也颇有讲究，既强调用词准确，又强调词汇的美感，例如用大写的Nature和小写的nature表示两个不

同的概念。

《逃避主义》一书将人文地理学的两个研究主题“迁移”与“人地关系”有机地融合进“逃避”当中。梳理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义孚深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功力。该书的写作源自义孚的一个灵感。一次他应邀到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有关主题公园的讨论会，是时他所居住的威斯康星州正值严冬时节，这个会议使他得以“逃避”居住地的风雪与严寒，并使他充分享受到加州宜人的温暖。在参观迪斯尼乐园时，他看到人们沉醉在自己所创造的魔幻世界和童话仙境中，以“逃避”现实中的种种烦恼。“逃避”一词遂成为试图打开“我—它”和“我—你”关系的一把钥匙。

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一是自然。严酷的自然环境、突发的自然灾害都会让人们产生逃避的念头。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二是文化。逃避喧闹的城市生活，逃避猛于虎的苛政，逃避严厉的宗教禁锢，这些统统都属于逃避文化。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三是混沌。混沌的、不清晰的状态令人感到困惑与费解，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清晰与明朗。人们宁愿采纳抽象的模型，也不愿意接受无头绪的“现实”，因为清晰与明朗会给人以“真实的存在”的感觉。人类逃避的对象之四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或兽性。人类对自身某些粗鲁的特征感到羞耻和厌恶，于是乎，人类作出种种努力，想要逃离这些本性。整容、遮羞等皆属于此类逃避。

人类之所以会产生逃避的想法，原因来自于对自然的恐惧、对社会环境的无法承受、希望感受真实、对自身野蛮的动物性的反感。

人类逃往的目的地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逃避暴风雨，逃回温暖的房屋中；逃避高楼林立的都市区，逃往美好的郊区植物园（一种介乎于原始自然和极端人造化世界之间的中间景观）；逃避现实的苦恼，逃往虚幻的童话世界。可能有的学者更愿意用“征服”这个词来代替“逃避”；但是，若是仔细地研究与对比各种状况，我们就会发现不是每种迁移都可以用征服来解释的。

人们逃避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空间移动。比如说，人们可以从一个相对了解的却并不是太满意的地方，逃往一个想像中的或不十分了解的地方。第二，改造自然。人类许多生产活动所导致的结果都是对于自然的改造。第三，根据想像建造出有特定意义的物质世界，用于满足某种精神诉求。人类建造的许多建筑与生产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还有一些建筑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的，例如神殿、庙宇等，借助这样的建筑，人们可以在心理上逃避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第四，创造精神世界。第三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逃避对现实的不满，但这是暂时的，有限的，要想真正地实现逃避，人们更多地需要依靠精神创造。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童话能指引人们“逃入”快乐和幸福的天界。“逃避”是一个看似贬义的词汇，然而正是由于人类内心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推动了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与进步。在逃避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借助各种文化手段（组织、语言、工具等），所以说“逃避”的过程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

义孚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探

讨和认识人、地理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讨论从人出发，注重人性、人情，凡与人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在他的关注之中。也许有人要问，上述内容已经超出了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了。的确，义孚在本书中的研究范围横跨了地理、景观、文学、历史以及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其文字时常超过文学的极限，他的诠释将人们对现实环境的感受与似乎不太相关于地理学的哲学、心理学、都市计划与景观设计学及人类学方面的见解联系在一起。追寻他的文字，就会发现人类在自我与文化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关系，进而探索逃避究竟意味着什么。阅读这部作品不但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去欣赏、记录、学习及吸收人类的一切成就，还可以让我们反思万事万物之间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性与对应性，反思生命的意义与过程，从而找到生命的真谛，创造美好的人生。《逃避主义》一书和义孚其他著作一样，蕴涵并透射出他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与绝妙精辟的思想见解，因此不单为广大的地理学家所关注，还为建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

也正是因为义孚的论述领域极广，因而翻译他的书需要多方面的素养及其深厚的功力，以我和春梅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积累，很难达到翻译的最佳境界——“信、达、雅”兼备。我曾为书中所引用的关汉卿戏剧中的台词翻阅了《关汉卿戏剧全集》，为孟轲的一句话反复读了八遍《孟子》。义孚在书中提到几十位享誉全世界的著名学者，为了求证书中所引用的他们的经典话语，我们也颇费了一番精力。注释中提到的一些出版社以及在致谢中提到的一些人名，由于

在国内尚没有公认的中文译法，所以将英文原文保留。虽然我们勉力为之，但依然会留下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也恳望义孚见谅。

最后，我们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路殿维先生、姜红女士、符向阳先生，他们在本书翻译的先期运作和后期的审校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鼓励并感动着我们。我们还要感谢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的朱阿兴副教授，他是义孚的忘年之交，本书所采用的义孚照片正是他拍摄的。

周尚意

导 言

谁不曾有过逃避的想法？但逃避何物，逃往何处？一旦我们来到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否就是我们迁移的最后目的地？我们是否还会被另一个逃避的愿望所吸引，而再次迁徙到别处？甚至有可能这次迁移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最初离开的地方——我们的故乡，我们度过欢乐童年的地方。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者是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我也曾如此。我是一名地理学家，而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人们迁移的原因和方式，以及人们如何不断地将一个地方改造成成为人们更好的栖居地，但是我很少去探讨“逃避”或者“逃避主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有可能就是一把打开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门的钥匙。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种情况却意想不到地有了彻底的转变，其契机是我收到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撰写一篇有关迪斯尼乐园这一主题公园的论文。我最初想谢绝邀请，因为我不是主题公园方面的专家，而且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那个邀请电话是那年9月份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翌年1月份，他们将邀请所有的作者到迪斯尼乐园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城市阿纳海姆开会。突然间，“逃避”一词在我脑海里闪现出来：我可以逃脱威斯康星州寒冷的冬季，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安乐乡里恢复元气，同时还可以

进行写作，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于是我接受了邀请。现在，我很庆幸当时那样做了，因为我不仅享受到了旅行的美妙滋味，而且此行促使我思考了一系列问题，我尝试着找寻正确的答案，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那次旅行令我非常愉悦，不仅因为我喜欢那里温暖的阳光，而且因为我惊讶地发现迪斯尼乐园本身也是非常好的。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但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被告知要远离主题公园，因为主题公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因此显得有些险恶），使得这个世界看上去很不真实，非常虚幻。出乎意料的感觉促使我思考一系列问题。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主题公园是为逃避者而建造的幻想乐园，仅仅适合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那么，我不禁要问：人类所创造的作品哪一件不是如此？是否存在一种欲望之梯，它的最上端是极其华而不实的嬉戏，最下端则是极其严肃而真实的事物？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梯子从上往下走，主题公园之后将会是什么，是购物中心？有人曾抨击购物中心，认为购物中心是没有头脑的消费者逃避现实的伊甸园。抑或是郊区？学术批评家总是毫不留情地斥责郊区，认为郊区是中产阶级乏味的运动场。他们更喜欢城市。但城市却是逃避主义者最理想的选择，因为一个城市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是因为它远离了自然及其四季更替。农场生活更接近于大自然，那么它是否就是最真实的？久居城市且十分怀旧的人们似乎会这么认为。但是，农场主们也试图创造

他们自己的世界。在任何一个骄傲的农庄住宅中，都会在墙上挂上美丽的图画，点上灯，让温暖的灯光驱走深夜的寒冷。采集狩猎者很少去改变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他们手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进行机械操作的工具，但是他们却拥有语言这个工具，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他们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构想出另一个世界，用来替代现实世界或作为补充，在他们承受现实压力的时候可以从中寻求慰藉与快乐。

如果将文化看作是逃避主义，那么又会引发一个问题：人类逃避何物？我是一名地理学家，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自然，即从变化无常且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大自然环境中逃离出来。当今这个伟大时代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就在于它将空前的可预测性和丰富性引入人类的生活。这应该能确保人们享受幸福，享受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并不能保障人类对安全感的深深需求。现代社会的红男绿女们生活在种种人造环境中，这些人造环境处于欲望之梯的上端，此处的人们似乎在忍受着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不可承受生命之轻”。那里的生活似乎并不十分真实，而且非常可疑。尽管人们并不介意生活在甜美的梦中，但是他们可能会发觉，也许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或是将要死去的时候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因此人们希望在欲望之梯上停一下，或者退下一两级。极端主义者甚至渴望下到梯子的最下端，去拥抱大地，沙砾粗糙的纹理令他们感到世界的真实；折中主义者则企图寻求欲望之梯的中间位置，地理学家和环境专业的学生称这

个位置为中间景观。

对地理学家而言，自然指的就是外部的自然环境。那么怎么看待身体？身体，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的生理躯体。从这个角度看，身体也是一种自然。但是，对我而言，身体并不是外部的东西。身体就是我，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想也不能逃避它。但是，想要逃避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病痛折磨我的时候，我常常渴望抛弃这个沉重的肉体，逃到别处。在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做是有可能的。我总是借助于想像的力量，这是我暂时离开身体最容易的方法。如果外部的自然环境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或欲望，那么这个自然环境也会转变成我的身体。我会去干预它，而且多数的干预是出于有意识地要摆脱和遮盖我的动物本性。动物有食、色之性，或早或晚会死掉；而我也要进餐、做爱，并希冀永生。文化使得我能够战胜自身的动物状态。

本书的“我”是东（中国）西方文化的混血儿。我既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的背景驱使我充满好奇地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如何努力去脱离他们的自然本性，尤其是他们的动物本性。以我之见，与东方相比，西方在人为性方面更胜一筹。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精英比中国的精英文明程度更高，或是更有经验？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处在欲望之梯的更高处，更加远离真实？

对任何一个人类的个体来说，“我”或许是一个拈来就用的词，